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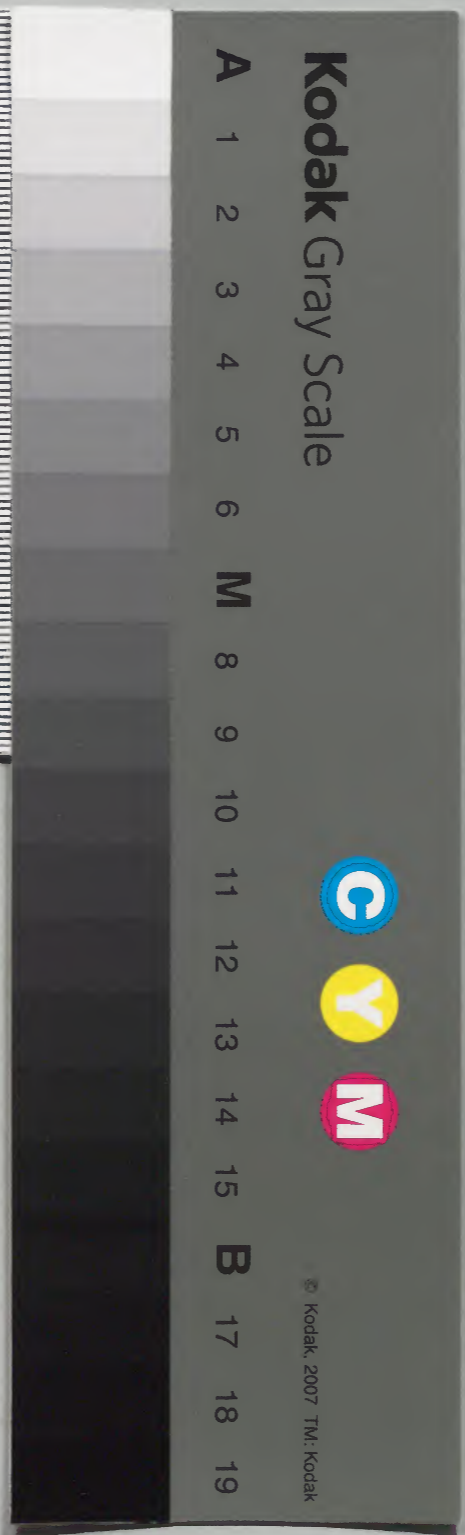
醫苗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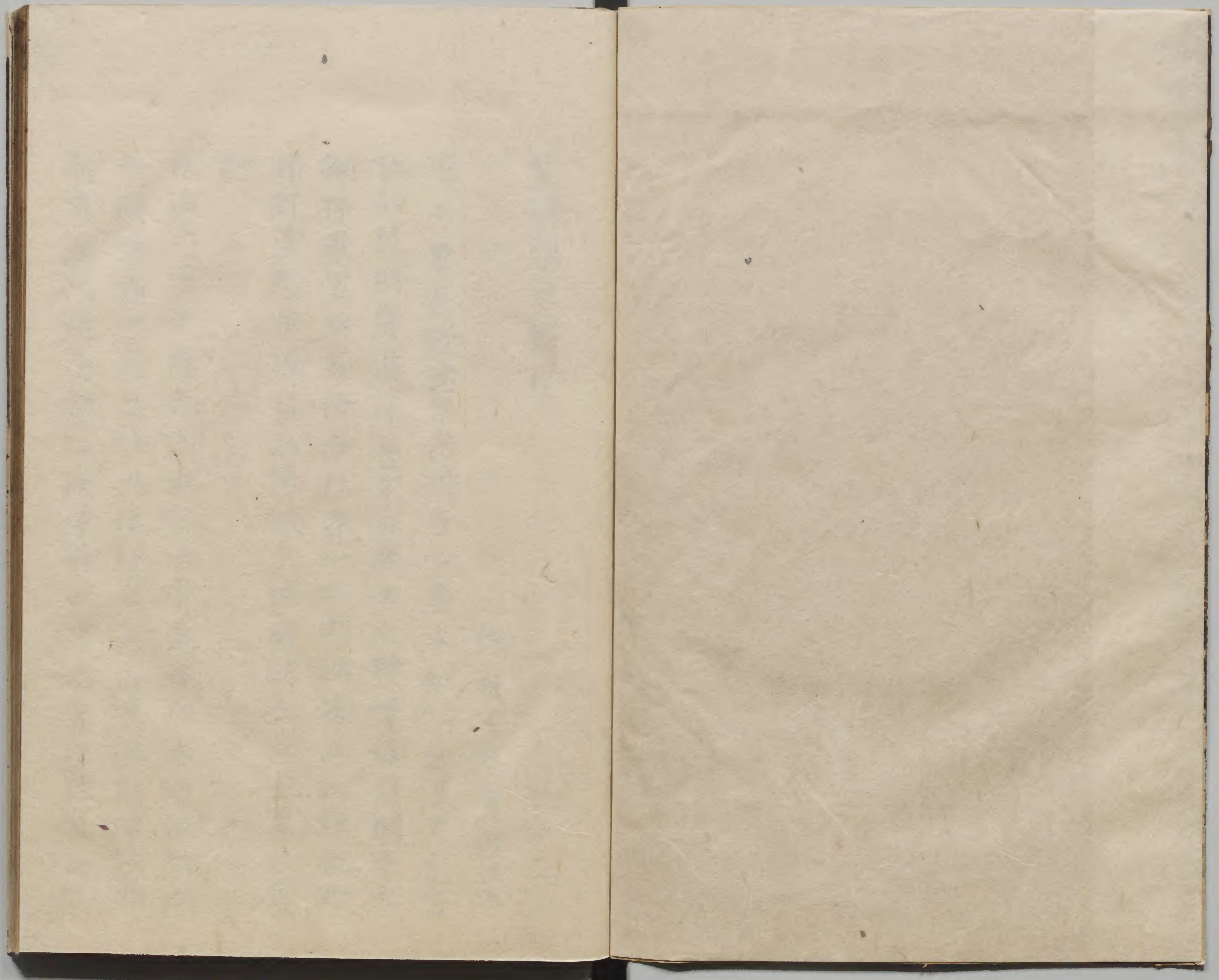
勤方
存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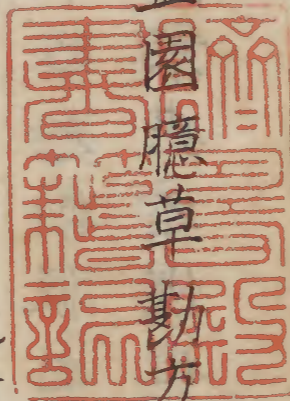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十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988	
冊數	14 (14)		
函號	301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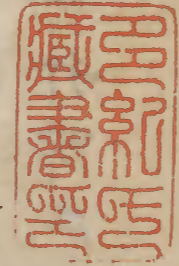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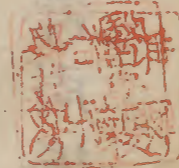






止園臆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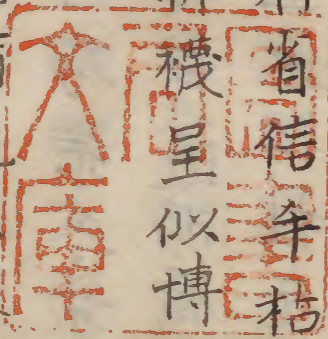
醫學校典藉方



錢塘不遠盧復著

甲午學醫讀諸方枯頭昏心塞求解不能及見醫方
 攷如兒時嘗甘草喜不自勝久之轉增懊悶聞素社
 論仲景方有省信弄一二則興盡且止雖披瀝
 肺肝多慙折襪呈似博識少佐解頤壬戌長至日自
 記

凡治六淫之病先立本氣次當定標以本乃流行之
 氣而標為一定之位也桂枝湯之治中風則以風為
 本氣太陽經為標位而仲景立法之旨以在天之風



與在地之本合德傷人必溱脾胃而動濕土之化其
為治妙在不治風木但使脾土氣化流行風雖尅我
乘我反為我用病氣不治自平矣故菜皆兼甲己合
化之味如白芍菜冬芽氣酸而屬甲甘草色黃味甘
而屬己生姜辛透而屬甲粳大甘平而屬己桂枝翹
出衆木之上木得桂苑與太陽氣化之高廣相類故
專入太陽能伐風木然亦木也屬甲菜後啜粥假水
穀之力衝開胃之陽氣外達然亦土之屬己三者皆
甲己之物服之則一身皆濕土之令風木雖自強不
得不與之俱化是以陰陽自和正汗周徧升降無碍

而疾自霍然矣
問桂枝治風用甲己合化之法亦可以推廣同氣之
寒濕暑熱否

答夫麻黃湯之治寒傷太陽原與桂枝之風此類發
明互相評辯寒原屬水凌犯心氣發揚君火麻黃之
正義自當以戊癸合化言也然亦小變其法其旨實
同因土性堅礙脾主肌肉故桂枝之用力須兼併乃
若心火則不然其性迅捷但發其機便能炎上苟或
太過恐致燎延耳故用麻黃為君其體中空直透味
苦性溫生處不聚霜雪其助火大通心氣可知矣兼

之桂枝宣通如用圭璧杏為心果仁透端倪三物體
用微妙心火決遂開通則可假木所剋我之寒與大
陽標氣之寒為之癸配以甘草之甘及桂枝辛中之
甘而為戊二氣交互用賊攻賊化液成汗陰陽暢美
則火氣大得徧周於百體而寒之有無又安問哉
白芍甘草甲己化土之說易老曾啓于前今子闡明
如左竊見四逆散亦用芍藥甘草第治少陰四逆恐
干甲乙合化之旨矛盾乎

然亦同旨第義有別其少陰為病但欲寐此為陽去
入陰之象浸假而致干四肢逆冷則熨已深入於裏
矣為治之法入者出之大凡氣之欲出者須從太陰
始以太陰主開也足太陰屬土甲己合化所旨故同
既得開出之機兼以直達之柴胡橫瀾之枳實翻身
外轉氣都向陽則陰邪之賊無地可容不速歸化胡
可得也

病在少陰與太陰無涉其說何以通之
蓋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把總謂之一陰身中
陰分氣所出入之機也猶一門扇闔闔在把入則俱
出入與俱出同一樞紐不能偏廢而一身之氣升降
出入通乎天苟毫髮之不順兼天令便成疾疾司藥

者祇貴能順其升降出入之機耳既得其機通身都
轉未有轉少陰而獨遺太陰者猶欲出而廢閉也且
四逆之法可使少陰無定跡轉而之太陰之地則向
自外入者開之從內而出雖預太陰何咎焉
上來以風寒之邪轉禍為祥得無認賊作子乎
經云天食人以五氣五氣者風寒暑濕燥也五氣入
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脩明音聲能影則六合之內
五氣徧周而人生日用無從逃避不幸犯之生病而
犯之者誰耶假使跳梁之桀維君之命尚得為禦侮
為腹心況天之五氣從人吸入自有此呼使吸此氣

者轉危為安豈假人持其柄耶設有以吸入養人者
為天地和平之氣而非風寒暑濕邪厲之比則氣交
中有迴避自私之地則可不然則有何時可呼吸何
時不可呼吸之別倘邪厲之氣終日思隱忍呼吸太
煞啣力也

有容莞爾曰君言殊為絕暢第無其理豈有風寒之
邪竟能隨我元氣變化反為吾身之用乎且受風寒
未有不以汗解日數雖多必得正汗始蘇汗即風寒
之出路何過誕也

答曰君以汗為風寒之出路世上人何能作此語第

識出汗之自實會弔言夫汗心之液也須周身陰陽
自和方始出之猶天地氣交而雨風寒不為我用而
曰天地氣交而曰陰陽自和可乎且風寒之於人祇
是使身中陰陽不和不交而為之疾既和且交風寒
焉往但知出入之機寧見去來之象葉消病去惟汗
以徵其和之共交出入之微會諸言外

桂枝甲已化土惟苟葉甘草為切它方可擴充否
如四君子湯治脾胃虛弱用白木之甲配甘草之已
茯苓之甲配人參之已四物相須體用兼備脾土生
化彬彬成美君子之稱有以也

白木茯苓向為脾葉當判為已何得強以為甲
苓為松之餘氣零落入土所成木字去點便是一木
西物能運脾土之用而非脾體物也若脾有體無用
便是頑土頽然不靈寧成生化顧人琢磨成美方稱
君子豈無用塊然者之謂

六君子之用陳皮半夏為助脾用枳為痰設
此二只為脾之心葉也胃居等身之半宜揚五穀之
味薰膚充身澤毛以行生長而合春復其氣至清則
化津液精血矣稍濁便阻碍而為痰陳皮半夏却好
相合助長開心宜大復令于穀味之半此助脾用四

分之一故云脾之心菜至體用則四君子兼備矣
四君子湯甲己合化以六君子例之判作脾之肝菜
矣四君子加陳皮名異功散乃助脾之肝菜以通於
心功亦以此異其西者乎六君子去參朮名二陳湯
統惟治痰不益脾體竟行其用使水穀氣化不致留
碍為痰三法不煩再勘如脾土具肝心菜豈遺肺腎
何方可合焉

補中益氣湯中具此義故東垣以內傷症為心肺之
氣已絕於外當升浮胃氣以益心肺以是知為脾之
肺菜蓋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胃中水穀之氣不盛則

心肺之陽不行是以東垣用其中人參當歸之已合
升麻柴胡白朮之甲化土敦阜氣血生長而陳皮黃
耆則能內助清陽充溢毛腠而心肺之陽由中以達
外矣故予以為脾之肺菜乃若脾之腎菜東垣所云
血中伏火心亂而煩乃清陽不升所致宜辛甘微溫
之劑生陽氣陽王則生陰血宜加黃蘗救腎煩未止
加生地補水氣浮心亂硃砂安神丸鎮固之者是也
精氣津液血脉從水稟一氣所生東垣識之真矣
四君子湯知為補脾胃之不足者向有補氣說何以
合之

人食水穀胃則司受脾則主化既受且化則上焦開
矣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沃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則
所云補脾胃者蓋指胃之能生氣也補氣虛者即指
氣為脾胃之所生也寧有二哉

知四君子補氣自脾矣世以四物補血又所欲聞
四物乃補肝之的茱萸為茱含仁孕華甲拆從容於
蚤茁芎藭自踵徹巔絲中伸乙於當時當歸辛溫得
下氣也熟地黑潤有壬象也下壬合化木德生成體
用兼備形性俱暢故予以為補肝之的茱而肝體玲
瓏空竅透徹人臥血來歸宿則寃安眼明筋柔色美

是得能藏之益而所藏之物非其出也經云中焦取
汁變化而赤是謂血須胃中若露之陽氣變化方生
尋流窮源東垣曾為諦審矣

若然則四物止可養血而血須脾胃所化水穀精微
生則四君子之補脾生氣氣轉為血蓋得補血之地
矣然血流潤如水惟四君子恐未盡善合四物用乃
為八珍似乎甲巳大會氣血咸致生旺矣東垣補血
湯止當歸黃耆二物義通八珍以症似白虎不無有
疑

予嘗此黃耆之功如人身衛氣蓋衛氣從目闕以出

橫鋪趣下自外向中此水穀之悍氣衛護榮血者軍
人饑困勞役陽氣開張無轉旋生陰之機則水穀悍
氣壅遏肌理向之衛護者轉而為燥為焚其目赤面
紅可驗衛氣出路阻塞常度有所不行也故黃耆為
君當歸為佐先固其之而後奪之有轉氣為血轉陽
成陰之功而耆益氣可屬庚歸益血可屬乙乙庚合
化爻復作秋爻炎歆為清肅故東垣此方列清暑益
氣之後而非補中益氣之比均之內傷一自衛氣留
碍一自無氣以動雖似八珍難同白虎病機微密生
死毫釐真可味真可畏也

知補血湯所以然矣未詳白虎之義請先申明而後
合辨之

白虎之症大汗大煩口渴乾燥渴能消水脉洪大滑
不惟無表証而亦無裏証者方堪用之此風寒之邪
轉屬陽明未入於腑而居陽明之上者也陽明燥金
其化清肅邪熱湊之互和燥熱之象石膏白色辛味
大寒慄悍世以白虎稱之白虎葶收之神使之臨蒞
本位不期風而自生不待涼而自肅恐其重以趣下
緩以甘草之甘恐其燥甚勁急濡以知母之苦恐其
大寒瀉上載以粳米之平又恐其氣喪氣消補以人

參之和金風西來溽暑自解豈令轉為胃實之燥結
乎補血湯証雖然燥熱寧致大煩雖或口渴安能消
水脉雖洪大重按全無况症前無風寒之首禍白虎
之似自然運庭

白虎行秋令真所謂水到渠成矣乃若暑之蒸溽太
過易老有加蒼朮者名蒼朮白虎湯大似此時合宜
蒼朮應判為乙則乙庚化金之說想不煩註脚至熱
傷元氣汗多氣短脉脫有生脉散內用五味其味酸
屬乙氣收屬庚得母亦可云乙庚化金耶第証共三
者頗有別請為條悉之

其義果別如補血証屬陽氣不能轉旋生陰白虎症
屬燥熱互頭陽明之上蒼朮白虎証屬暑溽太過燔
炳之用皆屬之有所若生脉散証乃身中氣血皆從
氣化外散神無所倚內無所繼如困用匱乏勢將崩
解豈三者之比故先從內摸其精神而氣血安奠猶
君立而民聚也是以用人參補五藏五神既安百體
斯理為心主神也用麥冬以續斷絕之脉為心主脉
也用五味以收起亟之陰為心主榮血也是劑益心
所不足者寧取金化乎蓋參麥之甘平為成五味之
紫色重味為癸大有化火之機宜名生脉也往之醫

流脉絕便用不審何因可勝哀愍

生脉之用祇謂熱傷元氣証在少汗脉脫與香薷飲証亦頗相近總之暑傷於气脉虛少汗也且千金以夏月常服生脉少加黃蘗令人气力湧出恐亦預防中暑之一法乎與今人三伏日冷飲香薷者不期而合第只味迳庭幸為分析

暑者時之正令也與風寒同只傷人必湊於肺以火能尅金治例如桂枝麻黃應使金气踈通法曰金鬱泄之謂解表利小便也而暑本熱火之氣人身水大不及者偏受之其必侵犯肺金者侮所勝也經云飲

入於胃游溢精气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此人身水入之常為肺气統攝之令是以暑邪干犯之人水道自然先阻而煩渴不期自生矣香薷辛温气芳而質輕軟選入乎暑而揚溢其所鬱佐厚朴之色以開肺用而外達皮毛取乙木也佐扁菽之清下輸金化而疎調水道取庚色也金气合化而暑散水大流通而火熄矣其气隨令散者以中空無主而令傷金伏者雖气餒而神全千金之常服本為人虛三伏之作飲憫彼勞役倘安逸气充者之宜不宜可弗思乎

寒暑同品治應相類香薷大義例如麻黃桂枝則可
何得牽引金鬱泄之之說比之麻黃雖有火鬱發意
而桂枝之士鬱奪之大與濕土氣化反則泄之之義
不堪作一串穿矣

中風為政其權在木用桂枝湯俾甲己合而化土則
風木無權寧非奪之之法

前括麻黃桂枝未聞風木為邪必須燥金不及寒水
為邪必須濕土不及何香薷中有水大不及言解表
利水法耳而岐蓋必有說矣

大凡邪之乘人都具此義是以靈杞舉薄皮弱肉人

之五色各以其時受病故同時受邪而有病不病之
異上未枯弄雖未及此而暑氣蒸溽症偏多汗則水
之不及尤易見也表指皮毛乃肺所司下輸膀胱為
肺專攝表氣既清水道自利方見肺金全體之用寧
有二哉

五苓散症與暑頗同總之利水或堪解暑服散後多
進熱飲催汗其即金鬱泄之意與

五苓本為太陽而設不治在天之寒而治在地為水
之劑要須從太陽之寒發端浸假以至水道不利煩
渴引飲有似于暑當從汗之有無辨也大約水道不

流停止浸心便成濕象故濕家水鬱亦可以假借此
法第有水道不行而成濕與有濕而致水道不行之
異也四苓皆行水用惟桂獨散通心水去火然太陽
氣自化矣且猪苓外黑氣降自當入腎之府沉瀉味
鹹氣散大能行水之用苓朮走前陰取白為辛肉桂
宣氣化用赤作丙丙辛合化水鬱乃通折之以畏濕
無留碍難同金鬱與暑淫庭有於夏月治水未有不
因於寒與濕而能獲益者也

經中五鬱治法末云甚者折之以其畏也大似總結
那得竟同水鬱折之之折且五苓五物亦無所云畏
者也

夫水所以病是濕土為之邪也土惟畏木大須助肝
二苓本木之餘氣零落而成前陰乃肝之苗芽外顯
所結前陰從令而水道通苓朮得明而濕土畏且沃
渾使水上行而能如露如露桂皮宣揚四布而可為
暖為暗縱欲使之周折曲折以虞水之衝決澎湃亦
盡其所以隄防開導之法矣
腎氣丸腎之補菜肉用茯苓沃渾亦折之法否
六味為補左腎之的藥以無所鬱之水而非折之法
矣故凡欲補藏之不足者須諦審定位之體與流行

之用二者孰虧乃若腎氣丸則體用兼備者也如熟地黃色黑質潤入填骨髓以之為君佐以薯蕷之強陰色白為芍藥萸之定精色赤為丙合化水之全體者此也沃淳色褐味鹹能起陰行水為之臣佐以茯苓之降氣色白為辛牡丹之行血色赤為丙合化水之大用者此也體用兼備氣血暢美故子以為補腎陰之的藥二合取色乃欲奉肝為肝主色也其推深立方之精義歟

六味補腎之陰則有加肉桂附子者當補腎之陽矣腎本寒水而用辛熱為補者何說

陰陽互為其根故腎為至陰而一陽生於中其冬至之子乎是以體用備之腎水藥中入桂者蓋欲使心火末通於腎佐以純陽之黑附子輔成負下起元象也則陽根於陰火木於水根深木遠形氣久長顧名命門之右腎所當司其事也

八味腎氣丸薛立齋減附子加五味子名加減八味丸用治火不歸經証然火何不歸心而反歸腎則有似乎陽末生腎而非腎中生陽也

經字當作根字則義便顯然然腎非不能生陽芽生之而少堅固周密之地大性便泛溢溢出而為火不

知原從根本元氣所發便用對待苦寒之藥降之清
之不惟火轉轉熾火熄便元氣索然矣故於八味中
去附子以其能生陽也加五味子以其能生而無所
成也五即成數脾專主味酸能堅固以補地大之性
陽氣有根便是真陰之本泛溢者若為撲滅則復至
無以生陰雖欲生生得乎

千金方勝胡公腎氣丸即八味中加玄參芍藥較前
二方有別義歟
人身氣機相生如環無端藏虛用補氣機須前往也
如腎虛補腎應使可生肝木即腎氣丸助以酸味藥

莫義也冬時萬物皆藏身中有病悉隨天氣以入凡
病從冬藏致者須使有出路以去如八味雖固其本
矣豈無所以為病者乎欲病之去須冬氣奉春腎水
生肝木也玄參補腎氣腎主精不曰補精而曰補氣
者玄參有生陽發陳之機也助以芍藥必然向往而
動生肝生木之機氣機惟主藏病都去如茲加法尋
々益美
濟生腎氣丸亦八味丸料加車前子牛膝於水腫喘
脹極宜不亦補命門之火乃陽長陰消義欵顧彼所
加不無有惑

隨拈身中一物必具堅濕動暖四德無過不及則安
有偏頗處便病此劑為腎所轄之精缺火大暖熱性
設也蓋精者身之本也具四大種性其和平不可見
如動勝則不堅固而為遺為滑堅勝則無動搖而為
不泄為不生暖勝則無濕潤而火焚於陰濕勝則無
暖熱而水生於下如精分水生足便寒腫漸積漸滿
至腹則脹至胸則喘水道不通洩便前阻足胫強直
不得隱曲此皆精分無火故用八味溫腎加車前以
通水路而徹淤陳用牛膝以柔經脈而就眠寢補精
分之火大而消潤濕之陰翳則因於木所生病無不

獲益無

薛立齋按中常用蚤服補中益氣湯晚進六味腎氣
丸二茱訣治久持難治之病平易之中獲効殊多未
聆厥旨也

人身之氣本通乎天升降出入無時不然故歲有四
時之序日有且暮之常苟毫髮之不順兼天氣便為
吾身疾疚蓋身形藏府之定位以升降出入為流行
旋轉無已方始生生顧久持難治之疾則邪為常主
或藥不對科是以病未已也立存知氣機且暮之妙
故以益氣為春為夏為出為升以腎氣為秋為冬為

降為入用行一日之四時而轉百骸之柩細氣機已
得其常疾痛潛消厥勢是轉天機以祛人疾者然非
積旬月之力不能獲瘳也此乃季東垣一代精神薈
立齋半生訣竅須明眼諦審莫胡亂輕投妄動氣機
大非細故開藏之李猶所驚心平補賊人莫茲為甚
以氣機愈微而力量轉大問菜者可勿慎欬

芷園臆草勘方

芷園臆草存案

錢塘不遠盧復著

辛酉病間出寄紫芝禪室憶自疾作案它曰反覆
展視似覺有啓于中因思廿年作醫其昭著人耳
目真實得意處頗有限量因隨記數則其望古人
一著不虛豈不愧殺普請博識大方洞察一生敗
闕癸亥孟夏自記

萬曆乙巳三月梁八秀才作大受寒服發散茶十餘
帖熱盛汗多蒸蒸如雲霧高一二尺濕透衣被日易
十數番十四日昏不識人舌短眼瞤浮大無倫予